

## 喜遇瑞雪

王双发

酣眠一夜梦魂安,晓起推门雪满栏。  
久旱忽逢琼屑落,农人眉底泪先欢。  
平铺垄亩三层被,预卜仓箱万斛宽。  
不信且看畦中麦,翠痕犹带玉尘寒。

## 报缘

王唯唯

喜欢看报有些年头了。在我十二三岁那会,受父亲的影响,做完作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将报纸摊在床上,然后趴在床沿边,两手托着下巴,看得有滋有味,不认识的字一带而过,知道个大概就行。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街小巷有不同样式的阅报栏。有用细铁丝做成的,有用几根木头拼成的,最大气的是阅报橱窗。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报纸一挂出来,正反面就围拢了不少人。每次放学,我不着急回家,而是跑去看报。最开心的是如果报夹前没人,便取下报纸坐在小凳子上看,看完后再把报纸夹好还原。

参加工作后,我依然喜欢看报,尤其喜欢副刊版的诗歌。那些诗句长短不一、韵律各异,像是一滴墨水,滴在我的心湖上,荡起层层涟漪。我喜欢那种被诗歌所打动的感觉。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诗歌运动。在那个年代,我读诗,写诗,满怀激情,近乎疯狂。我至今也忘不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诗歌处女作第一次刊登在省级报纸的经过。

1982年2月上旬,我给一家省报投去两首诗歌,过了十多天收到一封手写回信。信中写道:王唯唯同志,诗两首定于3月8号女作者专号刊发。从你的名字和字迹上看像个女同志,不知对不对,盼速函告,以免出笑话。顺致、撰安。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单位倒是有电话,但打长途必须领导同意。如果回信,我又怕时间来不及,于是跑到邮局发了一份8个字的电报:编辑老师,我是男性。结果,两首原定3月8号刊发的诗歌改在3月15号刊出。

捧着报纸,反复看了又看,我激动得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激动。我小心翼翼将其裁剪下来,连同那封编辑的信,珍藏于作品集里。

如今,很多人很少看甚至不看纸质报了。而我,不仅订了两份晚报,而且每周六都会去图书馆看报。我喜欢那油墨的香气,喜欢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喜欢那图文并茂的版式设计。那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宛如一场在文字花园中的惬意漫步。

退休十年了,看报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做的两件事:烧水沏茶、下楼从报箱取报。以报结缘,与文字为友,与墨香为伴,我和报纸的缘分,如一部长长的连续剧,未完待续……

## 路边有吾师

方诗生

这几天下午,天气晴好,温度回升,适合走走路。连续三天,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稀疏的老人坐在马扎上,戴一幅眼镜,背靠沿河护栏,一只手捧着书,一只手拿一支笔在书上划着,阳光照在他蓝色的长衫上。不远处,有很多老年人在廊檐下打牌。

我有些好奇,站到老人身边,看他正在读一本《白话史记》,书上划了一些红线,还标注了一些小字。老人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慈眉善目,清秀文雅。我们聊了起来。

我问老人可有八十啦?老人说,都过了95啦。我感到很惊讶。问他,别的老人都在那边打牌,晒太阳聊天,你为啥一个人在这看书。老人告诉我,他不喜欢打牌,太闹,就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这几天到城里小儿子家小住,顺便送几幅字给城里朋友,在对面店里装裱,正好在这里看书等字。我不由得敬佩起老人。我问他是不是乡村教师,他说自己只读了八个月的私塾,和小学五年级,会一些电工技能。他不抽烟、喝酒,也不会打牌,只有看书写字,让他心情愉悦。原以为老人的视力看一个小时了不得,谁知他说,他已经看了两个多小时了。他告诉我,今年底,他就看了七本“传记”“史记”和两部长篇了。我有些自惭形秽。

想着也无事,装裱店的老板也熟悉,就顺路去看看老人的书法。老板听我一描述,拿出一幅诗词向我介绍:这人字了不得,超凡脱俗,像朴老的书法。的确,书法流利俊秀,让人看了无法想像这是一位普通老人的书法作品,但落款“束中良”很少听说。老板告诉我,这老人是个热心肠,只要人喜欢他的字,他都送上门,听说还有作品获了大奖呢。

我在脑海里深深记下了“束中良”这个名字,想着“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是的,明天我要去恭恭敬敬喊一声“束老师”,并讨要他的联系方式。

## 过年在哪请客

朱道平

过了腊八就是年。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过年在哪请客?

所谓的客也不是外人,就是妹妹、弟弟两家人。父母在世时,每年春节前,我和弟弟两家先回乡下老家陪父母过年。正月初二,妹妹一家也来了。一下子老屋充斥着欢声笑语,等母亲精心烹制的一桌子菜端上桌,热气腾腾中,打开酒瓶盖子,酒香与饭菜香弥漫了整个老屋。大家围桌而坐,举杯相庆,聊过去,畅未来,相谈甚欢,年味十足,父母高兴得直劝我们多吃菜。可父母相继过世后,大家庭就不存在了。为维系姐妹们的情感,起先,我在家里请客,后来随着外甥、侄子们相继成了家,人员的增多,在家请客操办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添了新生儿后,不仅椅子不够用,餐桌也显小了些。

去年考虑实际情况,我按1000块钱的标准在饭店预订了一桌请客。原以为够吃了,可等菜肴上齐,大家还没怎么动筷子,面前的盘子就见了底。问服务员菜肴的份量怎么这么少,人家答得很干脆:“春节属于加班,员工的加班费要支付,同样1000块钱的份量不可能与平时一样。”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算,要想吃得好,就得多消费。

有了去年的经历,今年在筹划春节请客时,妻子说在外面吃划不来,把钱送给饭店,还不如买几把椅子,在家里请,桌子小,人多坐不下,可以挤一挤。可话虽这样说,但我总觉着面子上过不去。一年里难得团聚,过年聚一回,搞得那么局促拥挤,心里觉着不妥,不踏实。再说家里居室面积就那么点大,买回来的椅子用过了,平时又往哪儿放?掂量来掂量去,最后,妻子痛下决心说:“算了,不烦那个神了,多花钱就多花钱,还是在饭店请吧。”但妻子仍有不甘,说家里用钱的地方多,想想就心疼。不过心疼归心疼,这客还是要请。

于是又想起父母来,如果他们还健在,就没有这些问题。大家齐齐地聚到老家,堂屋大得很,人多,一桌子坐不下,可以开两桌。家里桌子凳子管够。吃的蔬菜全是父母亲自种的,出门几步路就是菜地,需要时随时可以下地摘,现摘现炒,新鲜;鸡鸭也是父母亲自喂养的,绝对安全,口味纯正。那才是家的味道,年的味道。可惜他们都走了几年了,而且乡下老房子也被征迁拆掉了,不然我们也可以换个方式,大家相约着一齐回到老屋,在老屋里团聚,让年味为老屋增添一些生气,那不也很好吗?

现实是,故乡早已没了我们的落脚之处。一下子,那个叫乡愁的东西从心底汹涌开来,如江水决堤,瞬间将人淹没,眼眶也随之潮湿起来,几近不能自抑。待情绪平复下来,转念一想,庆幸的是尽管父母不在世,老屋也已消失,但因了我们的精心维护,在春节的走动中,亲情并未疏远。这成了父母走后,最让人感到欣慰的事。